析王默人的「外鄉」

何欣

王默人不是也不想，據我推測，成爲一個喧囂一時的作家，他只是態度嚴肅而認眞且有膽識睜亮眼睛從現實生活裏挖掘寫作材料的作家中之一位，他勤於寫作，也珍惜自己的作品，從他所發表的短篇故事和長篇小說裏，我們可以斷定他是個忠實於寫作這一行業的人，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欽佩了。

他這部於今年七月出版的「外鄉」（註）是一部寫實的作品，一部堅實的作品。在他構思和寫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正是所謂「迷失的一代」、「存在主義」的晨霧籠罩着文壇的當兒，我想，他對自己這部並非爲取悅一般讀者的作品，也不敢懷有被大多數所接受的奢望，不迎合時尚的書，在我們當前的環境裏，必然會受到冷落的，但他終於完成了這部分量並不算太重的小說。

「外鄉」裏所寫的不是悅目的美麗的也是該死的一羣過着淫逸生活的貴婦蕩子，而是一羣社會上未受重視的卑微小人物，他們離開家園，流落異鄉，整日裏爲着最起碼的衣食住的問題而奔波而勞碌而掙扎，在這艱苦的奮鬪中他們嚴肅地面對血淋淋的挑戰，英勇地保持自己站穩脚跟不要倒下去。現實生活的鞭子抽得愈緊愈急，他們變得也愈堅強，心裏希望之火燒得也愈烈。這正是我們中國人的特質，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這羣卑微的人物雖然嚐盡辛酸，歷盡痛苦，他們却發揮互助博愛的精神，肯定人之尊嚴，怎不叫人對他們肅然起敬！

「外鄉」裏的主要人物是何練達，一個「半知識分子」，他「高中是讀過，只是沒有畢業」（一二六），沒有一張證明他的學歷的文憑，註定他不能憑本事往上爬的命運。他做過代用教員，雖然「像你這麼認眞負責教書，眞不容易找！」但「遺憾的是你缺少一張文憑，要不然我一定要再請你在這裏幫忙……」（一二九）。他在一家公司裏做書記，刻蠟板，工作認眞，但因「所有的職員都具有高中以上的學歷」，他只有在經理同情之下被解雇。「半知識分子」不能往這個階層爬時，就必須學着靠體力吃飯，脫掉半截長衫，穿上短打扮，何練達及時做了這個決定。

「不容易找啊…」何練達回答說：「只是有的我却不想幹。前些日子，房東老太太幫我找到一分工作，也是抄抄寫寫的，我沒去。那種工作，忙也好，閒也好，幹起來總是沒有勁兒，完全是爲了混飯吃。」

「那你想幹甚麼呢？」老馬那張粗糙又晒得黑黝黝的面孔上，充滿着費解和惋惜的神情。

「我想做點實際的工作，……」何練達毫不猶疑地說：「要是有機會，我願意進工廠，下礦坑裏去工作。」（一六六）

最後他幹了挑碎石子的「臨時工人」，爬着竹板梯子，「一步一步地向上掙扎着，幾乎是咬着牙齒在掙扎着！滿頭滿身都在冒着汗珠」（一七一）。從想做公司的書記到滿足於做挑石子工人，這一改變的過程正是作者極力刻畫的主題，也刻畫得相當有分量，因爲作者沒有使何練達「突然」做這樣的決定或有這樣的醒悟，故而不會使這決定顯得蒼白而空虛而口號化。

故事開始時寫正在公司做小書記的何練達的結婚，這個結合是他的房東趙老太太撮合成的，她曾數度勸他接受現實，娶房媳婦；「有個女人，就可以擋得住風，抵得住雨」。（四二）這個擋風抵雨的太太阿玉是個貧苦的農家女，前任丈夫甫死不久。她「那張瘦削的面孔上，鼻頭顯得特別大，鼻孔圓圓的，朝天仰着。鼻梁塌下去，和兩隻小眼睛凹成一條平線。下巴很短，兩片厚厚的嘴唇向上翹着」（二一）。她沒有唸過幾年書，但力氣很大，能忍苦忍勞。這自然不是「半知識分子」何練達所願接受的對象，也不會對她產生感情，在他倆的

生活裏，只是共宿一間小臥室內而已。他同妻子是陌生人。他心裏思念的是先前的愛人谷其嬌，一個富有人家的女兒，「幾年來，他不知道苦苦地哀求過多少次，就是千萬滴眼淚也仍然換不到一絲同情心。」（三六）他被他的父母拒絕。但何練達的心裏總是有這個濶小姐的影子吸引着他，他不能祛除這個無根的依戀。窮何練達的結婚「大典」當然也是寒酸的，使他憶起當年表哥結婚的情況。這兩條「過去」——一個較久遠，一個較晚近——的纜繩栓住了他，使他覺得他的婚禮和那個「新來的女人」越看越陌生，越不屬於他，他勉强地成立個家，以結束其寒風中流浪人的生涯，結束那「飄飄蕩蕩的找不到著落的日子」，（四二）只是這種現實的需要迫使他把不切實際的夢推到一旁去。

他的妻子阿玉跟他成爲一個鮮明的對比。出生於貧苦鄉村的阿玉也受過打擊——失去了關懷她的丈夫，一個計程車司機，但這打擊並沒有把她擊垮，她默默地接受新的現實，鼓着勇氣想了解丈夫，想把隔開他倆那十萬八千里的距離拉近；她沒有怨言，辛勤工作，想感動那床頭的陌生人，雖然她有一次向何練達說：「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她也沒有使這種觀念影響她的努力，她設法適應他，順從他。努力成爲徒勞，直到她懷了孕，到醫院裏生產時才經由那嬰兒獲得她應得的溫暖。從阿玉的身上，我們會發現善良農民的性格，他們接受現實，學習忍受，毫無怨言；他們不屈於現實的壓力，仍能以一己的力量去締造生活，雖然我們也偶而聽到他們的膽怯的抱怨：「我好命苦啊！」比較一下何練達和阿玉兩人的接受現實的情形，不難看到其間的差別。何練達是勉强的莫可奈何的，阿玉是堅强的心甘情願的；何練達是傷心的忍受，阿玉是堅忍的接受；何練達是平視現在，阿玉是仰望未來，這一點表現在兩人對未出世的嬰兒的看法。何練達覺得不該再有個人來這世界上受苦難，所以不願有孩子；而阿玉則多包幾家衣服洗，爲未來的新生命準備。

在這羣卑微人物中，房東趙老太太是個可愛的人物，她永遠樂觀，學得了智慧。當然，她有幾間破屋出租，使她能有免於飢寒的威迫，還使她能脫離兒女而獨立生活，她還能打打小麻將，她在他們之間是高半截的人物，有樂觀的客觀條件。她關懷她的房客之一的何練達正如母親關懷兒子一樣，在感情上她也是他的母親，她

向他解釋她的生活哲學：「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人該走到哪兒說哪兒，」和「人都由命，是好是歹都得撐下去！」她對別的房客雖然不像對何練達那樣關切，但也沒有一絲兒壓迫的跡象，她的達觀像一陣夾帶花香的春風，使「冷冷的現實」變得能够忍受。在這部小說裏，趙老太太扮演着一個極重要的脚色，是她把何練達從空虛的過去之依戀中拖出來，拖進現實裏，說服他結婚，說服他接受孩子：「燕子啣着泥巴，飛來飛去的，還不是爲了下一代？咱們活在世上，不是爲了兒女，還爲甚麼呢？」（一五九）話是普通的話，但經她說出來時，滲進了一股力量，迫使何練達回答「是啊，是啊」，雖然是懶洋洋地，有口無心地，（一五七）但他終於被說服。

對何練達而言，另一個重要人物是邱老伯，在他是孩子的時候，邱老伯在他的家裏做長工，常帶他放風箏，捉小鳥，邱老伯身上彷彿寫着他的平淡的快樂的童年，看到邱老伯時，難免要引起他的懷舊情緒。在外鄉巧遇後，邱老伯是「十年多的風和雨，血和淚，把他的背脊壓彎了，頭也壓得向前低垂着。額頭上刻着深深的皺紋，有兩道皺紋垂伸到耳根下面。面頰凹下去，一邊凹成一個小湖，小湖上面的顴骨聳立着兩座山峯。兩隻眼睛模模糊糊的，空空洞洞的，灰暗得像黃梅季節發霉的天空」。（四二——四三）他以賣烤蕃薯爲生，也住在趙老太太出租的小屋裏。邱老伯知道他那在大陸的「老伴兒早就死了，家裏什麼人都沒有」。（四五）但他仍有個希望支撐着他過苦日子，就是「把這把老骨頭送回老家去」。（四五）他的生活是蒼凉的，孤寂的時候就獨自拉胡琴，（一二三）對故鄉的懷念給他平添無限悲愁。但他給予何練達的不是在孤寂中的偷彈淚珠，他向何練達重複的是「外鄉再好，也沒有故鄉泥土親切」，（一二三）使何練達也燃起對故鄉（祖國）的眞摯感情和挑起生活擔子的勇氣。

當然作者也沒有放過卑微人物的生活的另一面：他們的貧困，在貧困裏夫婦們只有以打架來發洩，但作者在這方面敍述得較少。

讀過「外鄉」後，我們首先感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同情與互助，是這些美德使這羣小人物發出了光

亮，使他們成爲可親的人物，試看下面的一些例子。

何練達在馬老闆的煤球舖裏打過煤球兒，後來店裏生意愈來愈糟，不得不裁掉工人時，馬老闆（「望着馬老闆那張憔悴的臉，還有他太太和四個小孩子的臉上也都露出焦黃的顏色，心裏更是忍不住地有些發酸發顫。」（六二——六三）還挽留何練達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咱們相處這麼久，也不能算是外人。你用不着焦急，也用不着發愁，暫時還是住在這裏，有甚麼吃甚麼，只是多加一把米。等到找到別的工作再走。」（六二）何練達也不忍心拖累別人，「馬老闆再三再四地勸，他也還是搖搖頭。」（六三）兩個人都是爲對方着想，爲了對方而自己犧牲一些，是心甘情願的，這友情是可貴的。

離開馬老闆的煤球舖，失業的何練達由拉三輪車的朋友老胡幫忙找到棲身之所，便開始奔波找職業，等待，煎熬。在託朋友時，他的朋友說：「我們這裏有位同事，年紀很大，又病得很重，他沒有多大的希望了。上邊說過，如果這個位置空出來，一定優先設法安插你。」何練達沒有爲塡自己肚皮的希望變得麻木無情，對這個可能給他騰位置的陌生人的境遇，感到的是悲涼和恐怖。「連嗯一聲的氣力都沒有，更沒有勇氣再追問下去。」（六七）這種關懷也是極深的，忘我的。

在應徵一家公司的小書記時，他的競爭者之一的一位「頭髮斑白的中年人，臉上黃黃的，有點病容。穿的衣服綳綳的，人也顯得畏畏縮縮的」。（六九）他還「拖着一大家子，餬口挨日子都不容易」。（七〇）同情消除了競爭者間存在的敵對！那個中年人「從上衣口袋裏摸出一支吸過的香煙，只賸下半截，他劃了一根火柴吸了兩口，從鼻孔裏噴出兩條煙霧，然後將香煙頭倒轉過來，遞給何練達，輕輕地說：『我只有這半截煙，你要不要吸兩口？』兩人還互相稱贊對方寫的字整齊漂亮。待何練達被選中而那個中年人失望地離去時，他「向前跑了兩步，很想把那個頭髮斑白的中年人叫回來，將工作讓給他」。（七四）雖然他的肚子空空的，使他那張開的嘴巴又閉攏；但他深深感到疚歉——眞正的內疚，彷彿他剝奪了那中年人的生活似的。

邱老伯病重，何練達去爲他賣血的一景，也表示他爲別人犧牲的眞情。雖然醫生告訴他「你有貧血症，不

能賣血」，但他仍苦苦哀求醫生通融。（一四一）

何練達同阿玉之間沒有感情存在，但做爲一對夥伴間的關懷是存在的。她曾勸何練達埋頭在檯燈前刻蠟紙。

「很晚啦，睡覺吧。」……

「身體要緊，不能經常熬夜。」

「要是爲了多賺幾塊錢，累壞了身體，那就划不來。」……（七五）

何練達也同樣關注阿玉：

「我看早上不要幫人家洗衣服，免得每天早上還沒天亮就得爬起身來。現在我們勉强過得去，只要能够節省點，也用不着這麼辛辛苦苦。」

阿玉一面扣着扣子，一面站起身來說：

「趁現在沒牽沒掛的，能多賺一點兒就多賺一點，將來要用的地方多着哩。」（八三）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生活的折磨中，在無感情的家庭生活中，何練達是一步一步在走向一個覺醒，他同妻子的關係是愈走愈近，而非永遠保持是一對陌生人，他最後屈服於妻子的希望，接受了孩子。作者巧妙地把他接受下一代同另一個慾望連繫在一起，「……是渴望着能够回到那閃鑠着金黃色希望的土地上去，用自己的雙手，播種金黃色的希望啊！要是能够回到故鄉，或者在此地有塊土地可以讓自己耕種，他願意扛着鋤頭，背着犁耙，奔向那廣濶的田野上去……讓自己的生命與泥土結成一片，那是多麼充實啊！」（一六三）生命之可貴，在於「……種子撒在泥土裏，讓光禿禿的土地上漸漸地變得綠油油的，漸漸地變得黃澄澄的」。（一六二）最後在妻於醫院中生產的時候，他終於露出對於妻子的愛：「何練達握着妻冷凉凉的手，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那兩隻冰冷冷的手，漸漸地變得溫暖些。」他倆的握手和兩隻冷冰冰的手變得溫暖些是富有象徵意義的。未來的希望使他們緊握起手來。

我在前邊說，「外鄉」是部寫實的小說，作者當然也觸及許多現實的問題，也是我們時常——至少在不很久的以前還時常——看見的，聽到的，觸及到的現實問題。例如「只問文憑不問本領」的作風把許多有能力的人斥然拒於門外。作者特別提到的是這兒工業逐漸發達後由機器代替人力而造成的失業羣的問題。三輪車夫老胡說：「這叫寡婦守長夜，越守越難熬——如此到處都是計程車穿來穿去，我們踩三輪車的就變成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六四）何練達談起煤球舖時也說：「如今用煤球的人家越來越少，稍微像樣一點的家庭不是用電，就是用煤氣，既方便，又乾淨。再說賣煤球的，現在大部分是用機器壓，馬老闆那裏用人工打，自然拚不過人家。」（六三——六四）沒有技術的工人只有被淘汰，這不是一個只憑胳膊有力就能撞出路的時代了。

「半知識分子」何練達的失業歸於他沒有一張文憑，他最後決定脫下半截長衫，改成短打扮去掙飯吃，「好！出勞力的活兒，我都願意幹！」這聲音很響亮，作者似乎不願叫他在寫字檯上窒息。也許他有意地批評許多念過幾天書的人便不願去勞力，而寧願坐在辦公桌上爬，爬，爬！跟何練達一起挑碎子的孩子（他在念夜校）該是個典範。

「外鄉」不是依照每個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用編年史的方法寫作的，作者寫的「現在的動作」是何練達的結婚和婚後的一段生活，包括他在公司裏做刻鋼板的小書記和失業後的改行挑碎石子。許多過去經驗便穿插在這些「現在動作」裏面。通常作者是把性質相同的事件並列，而形成一種對比，以加强力量，如何練達的簡單的婚禮同他在回憶中記起的表哥的婚禮並列，愈看出他的所謂婚禮的寒酸。或者以過去的經驗爲背景以襯出「現在動作」產生的原因，等等。試以第一章爲例，作一簡單分析：

現在

Ⅰ 何練達和阿玉結婚後進入一間小屋的新房，由趙老太太陪同，何練達同阿玉均無語。趙老太太使何練達想起母親。

Ⅲ 何練達坐在桌子頭邊的圓木凳上，望着坐在床邊的新來的女人。

Ⅴ 何練達望着陌生女人，趙老太太同他們的談話。趙老太太辭去，房裏是一片孤寂。

Ⅵ 隣居不是孤寂，收音機裏播黃梅調。何練達獨自「想」他和面前陌生人的心境。（在這一段，何練達的思想同「現在」室內擺設結於一起，相互出現。）新家，同阿玉談話，道出Ⅷ

Ⅷ 阿玉不知如何處理手中小布包，拿在手中，一動不動。何練達去握她的手，共床時何練達的思想。

過去

Ⅱ 從前表哥結婚的情形，全家歡樂緊張的情形。由表哥結婚又憶起兒時戀人荷花。

Ⅳ 娘對他說：「你表妹是個好女孩子，你可不能虧待荷花……」

Ⅶ 阿花以前的生活，她的第一位丈夫之死，他遺下來的衣服，阿玉仍帶在身邊。阿玉直接把前夫介紹出來。何練達由那司機（她的前任丈夫）想到他的母親。

從上面所列舉的「現在動作」與「過去經驗」的相互交替寫作的方式看，我們知道作者是使用意識流的技巧，但因爲敍述裏常常有作者個人的批評解釋出現，這種技巧並未能達到圓熟成功的地步。王默人不是一個十分注意其寫作技巧的作者，也許他寫的故事內容太豐富了，便想儘快講出來，而忽略一些剪裁的功夫，甚至許多應該特別加强以求突出的效果也往往被忽略，或者說，他寫作時筆似乎被故事推着往前走，速度很快，故而不能暫時停留，細心加以推敲。例如何練達回憶表哥結婚的一幕就佔了近九頁（一二——二〇）稍嫌過於詳盡了些，因爲作者對何練達自己結婚的寒酸情況並沒有寫得如此重。又如寫阿玉的難看，零零散散提到的地方也多了些，使讀者有個感覺，即何練達對阿玉沒有感情，只是因爲她醜，縱然如此，作者似乎也不應該過於强調這一層。因爲他先寫了何練達的愛人谷其嬌的感情是極薄的，而他是在幻想中建立他們的感情。阿玉雖然不善言語，但她那發自內心的單純的幾句話說明她的純樸。這是作者應該特別强調的一點，如果這一點加深了顏色，更能增加何練達的痛苦與內疚，而終於走上接受阿玉之路，就會更有力量。「沒有矛盾便沒有故事。」對這一矛盾，作者表現得不太够。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爲在「外鄉」中只有何練達是個「半知識分子」，不像其他的人單純，故而只有他可以使作者作較複雜的探討。

「外鄉」是我讀的王默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在書前那篇短序中曾說它有其「偉大」處，我希望我在這篇文章裏說明了它的「偉大」之所在。

註：由皇冠出版社印行